



这是一九三〇年取岩皮者上鼎湖峰时所拍的照片

(麻吉祥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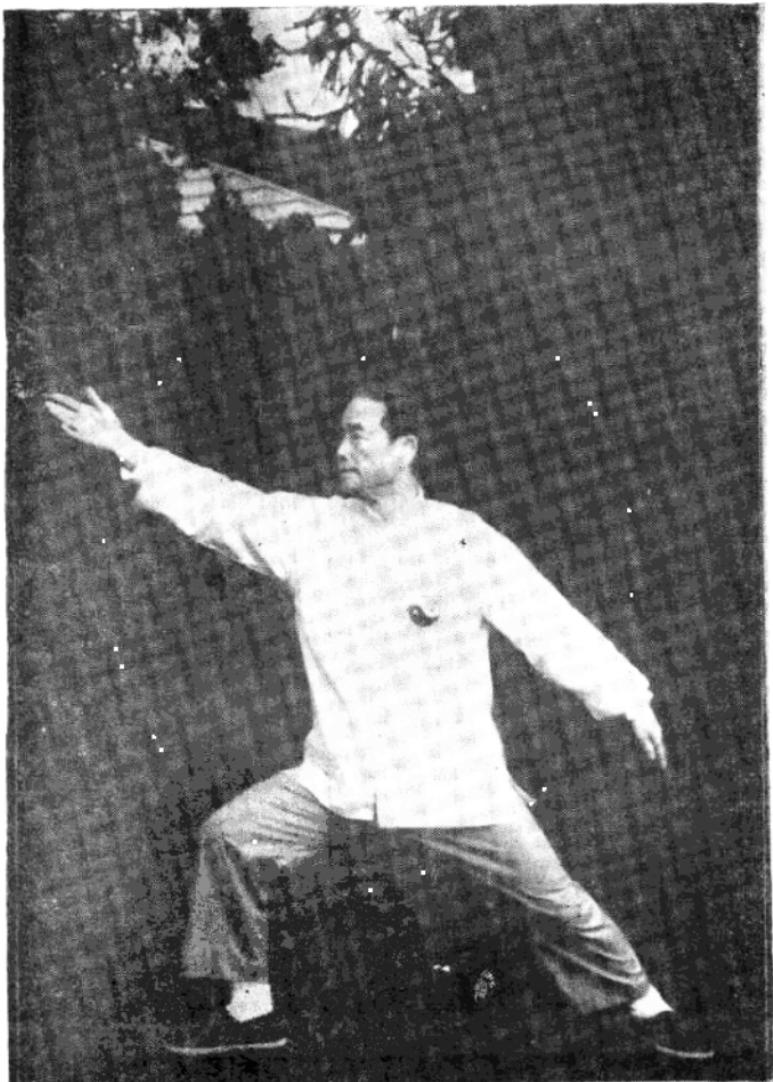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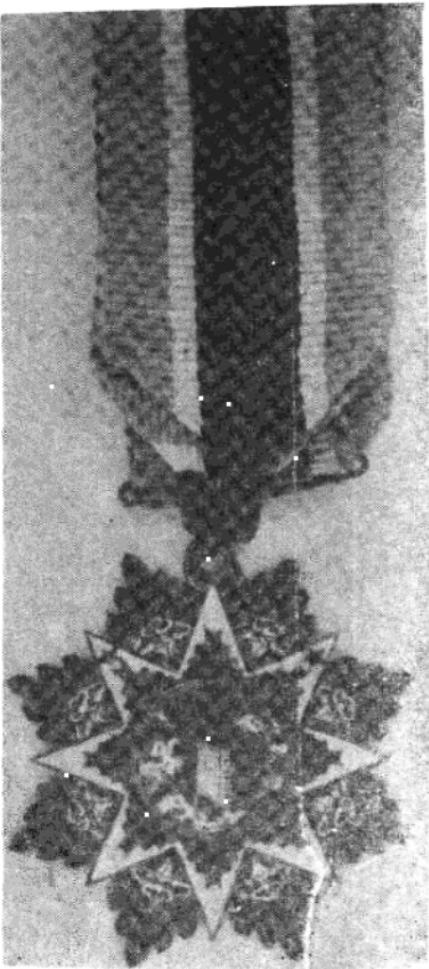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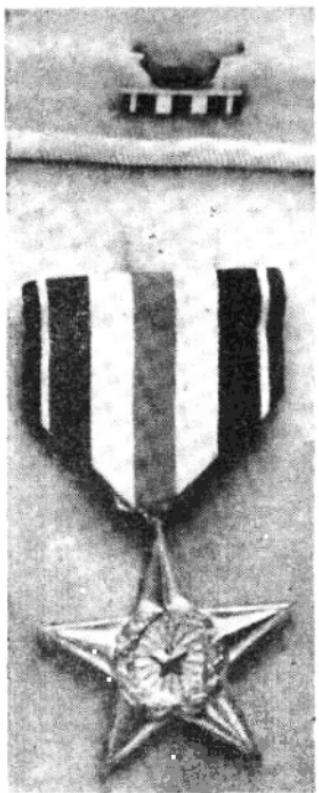
褚 雪 琴 芦 雁 (尹继善供稿)



赵 蟾 先 生 (县档案局供稿)



赵 狄 在 练 太 极 拳 (赵 狄供稿)



1943年，中国入缅远征军进入缅甸。赵狄所率113团连续痛歼日敌。获国民政府颁发云麾勋章（左）和美国政府颁发银星勋章（右）。
（赵 狄供稿）

目 录

| | |
|-------------------------|----------|
| 飞登鼎湖峰……刘以林口述、刘子林笔述、晚耘整理 | (1) |
| 徐 琛事略 | 舒洪滔 (5) |
| 吕毓璠传 | 丁立宪 (9) |
| 陈素子生平 | 李月翠 (11) |
| 麻鸿章公致力社会事业略记 | 麻敬止 (13) |
| 北伐战争时期的朱士英 | 朱肇焯 (19) |
| 陈诚回乡过缙云 | 江一天 (22) |
| 徐用先生事迹点滴 | 应一心 (24) |
| 李 雄简介 | 郑云发 (34) |
| 赵 狄先生简介 | 心 蜂 (35) |
| 还乡记 (节录) | 赵瑞麟 (38) |
| 赵 蟒先生事略片断 | 赵长耕 (47)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入缅远征日敌回忆录 | 赵 狄 (52) |
| 抗日英雄赵桂鑫、赵桂滋兄弟 | 长 耕 (58) |
| 几件难忘的往事 | 丁可上 (61) |
| 抗日时期的缙云佛教救护队 | 曹尚可 (69) |
| 黄埔军校缙云籍同学简介 | 田怀德 (71) |

| | | |
|---------------------|---------------|---------|
| 丁志良起义 | 诸葛蓉 章礼钦整理 | (76) |
| 平阳水头街起义 | 柯春发 | (81) |
| | | |
| 国民党缙云县党部史略 | 麻吉祥 | (92) |
| 青年党缙云临时县党部的倏起倏灭 | 赵 宗 | (99) |
| 我在国民党缙云县政府建设科的经历和见闻 | 马中骏 | (102) |
| 抗日时期缙云县政府两度迁移纪实 | 江一天 | (107) |
| 缙云县第二届参议会竞选议长的一幕 | 汪德泉 | (114) |
| 我这一生 | 林玉兰口述，陆琴、早耕整理 | (117) |
| 缙云同善社的兴起和覆灭 | 丁立宪 | (122) |
| | | |
| 缙云县立师范讲习所概况 | 李 贡 沈 润 | (127) |
| 跃居省重点的缙云中学 | 李施德 | (130) |
| 缙云壶镇中学的由来及其发展 | 江长涛 | (134) |
| 慈溪锦堂师范在沈宅村 | 沈 润 | (136) |
| 缙云县女子小学的创办 | 吕尚芝口述 陈建周记 | (138) |
| | | |
| 蓝台在缙云私立仙都中学 | 张梦华 | (141) |
| 名教师陈文鼎生平事迹 | 止 斋 | (144) |
| 应国士先生办学 | 施旺富 | (148) |
| 我父褚雪琴 | 褚如松 | (150) |
| 名医叶子正及其遗著 | 止 斋 | (154) |
| 缅怀应卓良先生 | 张航云 | (157) |
| | | |
| 民国时期的缙云邮政 | 程德常 | (158) |

- 解放前后的缙云银行情况点滴 顾培荣 (161)
抗战时期舒洪的盐市 洪育刚 (164)
- 平民习艺所 李泽豪 (166)
缙云黄花菜溯史 徐学献 (168)

飞登鼎湖峰(注)

刘以林口述，刘子林笔述、晚耘整理

仙都，道书称为“第二十九洞天”。这里多奇峰异洞，引人入胜，最奇的是鼎湖峰，本地人称为“石笋”。它高大雄伟，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凡来游仙都者，无不对之赞不绝口，惊异万分。大约早在南北朝之前，这里就产生了轩辕黄帝在鼎湖峰顶置炉炼丹，丹成跨赤龙升天的传说，给鼎湖峰增添了神奇色彩。

我家就住在鼎湖峰前的石笋前村，天天看到鼎湖峰，晴雨烟云，奇景万千，令人神往。我小时常听到别人诵读唐朝诗人赞美鼎湖峰的诗句：“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我老想：鼎湖峰真有“湖”吗？有人上去过吗？如果真有“湖”，那湖中生长些什么呢？村里老人告诉我：在清朝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曾有人上去过。谁上去？怎么上法？谁也说不清，没有文字记载，只是传说而已。后来一次是民国廿三年（1934年）三月，是现在老人们所亲见的。他们说：这次是本乡梅宅村采药师梅彰德从温州聘请一班以采岩皮为业的师傅，设法上鼎湖峰采药材的，他们报经县政府批准，交了税。上到峰顶，住了十四天，采集了不少珍贵药材。采药后还在顶上种了一斤白术籽。据说白术籽种在那里，自然生长，就是“天生术”，而“天生术”是一种难得的名贵药材。此后，我常

常想有朝一日，我也要登上鼎湖峰游览一番。

日思夜梦，上鼎湖峰的一天终于来到。在我十七岁那年（公元1940年）三月，温州那班采药师傅又来这里采药了。他们住下来，准备好木头、绳索等所需要的东西，先在步虚山顶至鼎湖峰顶之间架设一座“天桥”；然后由一人自步虚山顶通过“天桥”飞渡至鼎湖峰；再由先登鼎湖峰顶这个人将绳索下放至鼎湖峰脚，把要上去的人和东西，吊上去。登鼎湖峰最要紧而难度最大的事是架设“天桥”，具体做法是：

根据三点成一直线的原理，通过鼎湖峰顶在步虚山和石笋前面前山山顶各定一个打桩地点。分别用三根直径约三十厘米的硬木，树立一个牢固的三脚木桩架。然后用一根粗大的苧麻绳索系在步虚山顶的木桩架上，固定不动；面前山一头则用滚筒绞紧绳索。待绳索正好通过并搁在鼎湖峰上时，又将面前山一头绳索从木桩架上解开，拉下来悬在鼎湖峰西边（即靠好溪这边），再用力拉，把步虚山至鼎湖峰这段绳索拉得更紧，减少下悬弧度。同时，在这段绳索上套上一个用千斤藤做成的千斤圈，又加设滚筒装置，系以较小的绳索直悬到山脚，由专人负责拉住，控制绳索平衡稳定，保持东高西低的倾斜度，便于凭借千斤圈沿着稳定的绳索从步虚山项滑到鼎湖峰上。

天桥架成后，人怎样上到鼎湖峰呢？步虚山到鼎湖峰中间相距一百七十多米。飞渡鼎湖峰的人把千斤圈系在腰间，同时附加保险绳，斜卧姿势，头在前，脸朝天，小心翼翼地由步虚山顶慢慢向鼎湖峰滑过去。约数小时才到达鼎湖峰顶。第一个人到达鼎湖峰后，便利用峰顶的树木为桩，另加

圆木滚筒，放下绳索，上头加以固定，转动滚筒，将人和用具、食品等吊上去，上去的人共有十多个。上去后就住宿在上面。采药时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在峰顶的大树脚根，另一端则吊住系在人身上的千斤圈。这样可以随意上下左右地移动采药。

当时，县城各界及邻近各村群众听到有人要上石笋的消息，纷纷前来观看，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攀登者第一人是位青年小伙子，他体壮胆大，只见他腰套千斤圈，双手抓绳索，头向前，脸朝天，以仰卧姿势顺绳索从东往西滑去，动作非常熟练。可是当他快滑到鼎湖峰时，靠西一头的绳索压在峰顶边缘的一株柏树上，由于压力太大（绳索本身重量有三百斤左右，加上人体重量及附加物一百多斤，合计四百多斤），树枝折断，原来压在树上的绳索掉下到峰顶峭壁上，致使绳索上下摆动，摆动幅度达一、二十米之大，同时，套在绳索上的千斤圈与绳索因上下摆动磨擦，断裂了好几股，眼看有绳断人落之危！这时站在好溪两岸观看的人群，聚精会神，屏息注视，心情紧张至极。就在这十分危急之际，这位勇敢的攀登者机智沉着地利用绳索向下摆动时，双脚向峭壁一蹬，当绳索向上摆动时顺势滑过，抓住鼎湖峰上的树木，像猿猴攀登山崖一般登上了鼎湖峰。好溪两岸顿时爆发出雷鸣似的欢呼声和鼓掌声，热烈庆祝这位青年采药者攀登鼎湖峰的成功。

这次温州师傅采集的药材数量，据说没有上一次多，药材种类有石斛（即铁吊兰，吊兰中的一种）、岩皮（也叫岩衣）、岩丝、岩茧（都是名贵的中药材），遗憾的是没有采到“天生木”，可能是当年下的种子，因故不曾生长。

我早想登鼎湖峰看看，有此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在采药的人们登鼎湖峰的成功后的一天，我亦自告奋勇，腰套绳索（这绳索由四股连结起来，共用六十斤苧麻制成），要求采药师傅帮助，把我拉上鼎湖峰去。我登上峰顶，眺望四周，远近的山峦、河流、村庄、田野、人群，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这时，我高兴极了，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周游了鼎湖峰，峰顶的面积约有500平方米，地形是东北高西南低，峰之东缘有石洞，可容五、六人睡眠休息或躲避风雨。洞前有块平坦的岩石窪地，面积约有十多平方米，无树木、杂草。窪地中央有池，大如十斗缸，内有积水。大概久雨之时，整个窪地积水成“湖”，“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的景象，想系事实。鼎湖峰四周环生苍松翠柏和杜鹃、青皮等灌木，还发现有化石似的枯柏。树间丛生龙须草及岩草、岩珠、岩茧之属。石斛生长在峰的北面背阴处；岩皮则生长在四周岩壁上，大者如斗笠（刮大风下大雨时，亦有岩皮坠落）。鼎湖峰上除有鸟类栖息外，还有大黑蚂蚁在这里滋生繁衍，其他动物亦少见。

这次上鼎湖峰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现在回忆尚兴味无穷。

注：鼎湖峰离地面高度达170.8米，圆周长为164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笋。可谓“天下第一石笋”。

徐琛事略

舒洪滔

一

徐琛先生，字献廷、乳名正卿、号翡翠。生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初八日子时，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正月十九日未时，享年七十八岁。本县新化乡越陈村人。徐先生，自少聪颖，才华过人。同治十三年（1874）岁试，以府案冠军入泮；光绪十二年（1886）岁试一等一名补廪；光绪三十年（1904）岁试以明经入贡。辛亥革命前，曾在处州任教数年，成才者众。青田人夏超、陈诚；本县陈素子（曾任陕西省政务厅厅长）、褚雪琴（芦雁画家）、褚日海（杭州武备学堂学生，参加过光复南京的革命战争，曾留学日本）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二

徐先生思想进步，识见卓绝。辛亥前，目击清政府腐败，民不聊生，立志推翻满清，参加同盟会，与本县革命党人吕逢樵、赵舒、丁鑠等奔走革命，从事反清革命宣传，发展武装组织。曾同当时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秋瑾等有书信往来，关系密切。

1911年辛亥八月，浙江各地革命党人聚集杭州开会，议

定由缙云徐琛、吕逢樵率民军光复永康、金华直至杭州。而吕逢樵准备先率众光复处州。由徐先生率数百人进军金华，路过永康时，永康官吏本议定开城迎接，然彼见革命军鸟枪棍棒，武器陈旧，长袍短褂，服装混杂，军容不整，因而临时变卦，鸣枪试探。谁料我民军缺少训练，突闻枪声，惊慌失措，队伍奔散，永康满清官兵乘机追击，我民军成仁就义者约十来人，如马石桥周际寅，大源钭维明等均在此役中遇难。夏弄村夏开疆被俘吃过杀头粽，侥幸未杀。徐先生得永康徐姓族人给予藏匿保护，并放在棺材里抬出城外，幸免于难。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徐先生先后曾任沪上兵站书记、处州军政分府参谋官（1912年），本县民政科长（1913年），农商部委员任咨议官（1925年）。辛亥前曾一度出国去日本。在日本时，与稠门李欣、雅亭陈素子、梅宅梅一枝、壶镇赵舒、东溪杨白、五云镇樊光、李平等八人合影留念。

三

徐先生，生性淡泊，潇洒不羈。他眼见军阀割据，政事日非，素志难遂，坚决弃官归里。夏超委任他去宁波当警察局长，他推而不受。夏超见其志不可移，送他银洋百元作为川资归里。他乘船路过兰溪，在兰溪友人家住下，把所余银洋全部分送别人，自己不留分文。他在兰溪住了数日。家中因房屋遭祝融之灾，派人往兰溪叫他回家。回家路费还要别人送给。

他一路步行数日回到越陈村头，巧遇邻村雅亭陈素子父亲，说起素子的文章需要他修改时，他就回头向雅亭走去

(雅亭离越陈五华里)。家中知道他已回来，却过了两天不见人影，派人四下寻觅，才知他在雅亭改文章，他回到越陈，看到自家房屋已化成灰烬，家庭困难重重，他亦处之泰然。孩子向他要衣服，他说：“冻冻会长大。”

一次，浙江省长夏超派专员带随从数人前来自越陈邀他出仕，他适在邻家作客，与人高谈阔论，兴致正浓。该专员只好立在门外手捧书信等待。别人告诉他有贵客在等，他置若未闻，后来虽接见，看了书信，即在信封背面写上“年迈多病，且闲散成性，无意仕途”云云。连便饭也不招待，就让那专员回杭。

徐先生无意仕途，但关心革命。袁世凯当总统，曾致电袁世凯，要求改良政治。可惜电文副本，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内容不详。

四

徐先生家庭不富裕，但乐于助人。他曾把自己的田卖掉，支持别人读书。如褚日海、陈素子、徐世勉等人，就是他卖田支援读书的。他总是说：读书是为革命，为百姓做好事，不是为做官。

他对物质生活享受满不在乎，视黄金如粪土，东西不分你我，钱币随取随用，诗文随写随抛，待人接物不谄不谀，无欲无求，无亲无疏。别人有事请教，有求必应，决无沽名钓誉之念。他认为为官者，食山珍，衣绮罗是羞耻，衣布衣，食藜藿，才是胸中快乐，物外逍遥。他晚年深居简出，很少涉足城镇，静时观万物以自得，闲来谈老庄之玄虚。终日如痴如醉，或狂歌起舞，或默默无言，常邀人下棋

被人看作是“疯子”，叫他“翡翠癫人”。

他文墨遗著方面，一无幸存。根据家父口述，有诗一首，依稀记得有“石壁结尘凭雨洗，柴门重叠任风关”的诗句。是他从外地回家，步行到岭口坑，羊肠小道上吟就的。

他的晚年生活是清苦的，可是他的胸怀还是十分开朗，没有垂头丧气，他的独生子徐培黄和独生孙徐步高皆不幸早歿。目前只有孙女徐苏宝一人，我访问了苏宝，苏宝说：“公公留下文物、诗文、照片可惜皆在‘文革’中丢尽矣！”

